



参加自然学堂的孩子在学割稻。

定安次滩村村民返乡共建乡村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



变身“自然学堂”的次滩村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
特约记者 司玉 摄

当春天来临时，在稻田里种下一粒种子，用汗水浇灌出大自然的花朵；走入森林里，穿梭在花草树木中当一回“福尔摩斯”，探访藏匿自然的种种生灵；在村庄学堂中，蓬头稚子手不释卷，琅琅书声点亮乡村的文化脉搏……

这些早已渐行渐远的乡村记忆，如今在定安县新竹镇次滩村蓦然重现。这个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古老村落，曾在岁月洗刷之下，从人烟鼎盛的繁华之地逐渐成为破落萧条的留守乡村。而近年来，在勤恳奋斗的归乡客手中，这片热土从衰败中涅槃重生，成为一片惹人眷恋的自然乐园。

怀念：旧时田园梦难寻

在次滩村，没有钢筋水泥的束缚，无数植株在这里自由生长。清晨，当晶莹的露珠在叶尖凝结，村民们扛起农具结伴而行，在田地里用汗水与耕耘唤醒新的一天。傍晚，当最后一缕阳光落下，村民们和歌而归，用欢声和笑语为一天的疲倦画上句号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村民崇尚简单朴素的农耕生活，有烟有火，却不世俗。在胡绍洲幼时记忆中，父辈在土地中挥洒汗水，孩童相互串门亲如一家，老人们总爱在村中老树下，用慈祥语调讲述一个个悠远的乡村传说。他说：“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在村庄，土地凝结的不止是生产劳作的关系，还有村民邻里间的乡情眷恋，这是城市中难有的亲密情谊。”

然而，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，乡村变成衰败的代名词，滞后的产业和落后的经济，让人们看不到更多的发展希望。从20世纪末起，包括胡绍洲在内的许多村民，逐渐随着长辈来到城里求学，在城市中辗转工作。

在“逃离”村庄后，每一次回到村庄看到的变化，都让胡绍洲深感吃惊：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这片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土地，放弃旧有的生活方式，走向城市，只剩一些留守的孩子与老人。旖旎的田园风光之下，许多旧屋被逐渐地抛荒、遗忘，这似乎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。

“难以置信，2013年，我回乡时看到村中常住人口仅剩百余名老人、孩子，处处荒草丛生、残垣断壁。”胡绍洲说，最令人痛心的是，曾经纯粹亲近的乡邻关系，因地缘隔阂而逐渐淡薄。“村中老人还算熟识，年轻一辈却‘相见不相识’，村民们的房子都不认识彼此，见面互不搭理。”

旧日乡愁难觅，田园梦想不再，让胡绍洲在内的不少村民有了危机感：“再任由乡村荒废下去，我们的家园将在岁月中变成一片荒地；我们的子孙也将分散，乡情村缘不再。”

革新：村民共建觅乡愁

“大家该团结起来，为村庄做些

事了。”2013年，时年45岁的胡绍洲决定，利用自己创业多年积攒的资源和人脉，号召村民回到次滩村共建文明生态村。这想法和当时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胡诗泽不谋而合。当年，村里成立“村民建设领导小组”，由胡绍洲担任组长，胡诗泽担任副组长，从引进资金、制定规章、组织共建等多方面着手，对次滩村开启了从内而外的改造。

“看，以前村中都是泥路，猪圈、牛棚在各地分散，不仅臭气熏天，而且各种公共设施不完善，排水、道路都很差，一到下雨天就开始积水，特别不方便。”指着村庄旧貌的照片，胡绍洲感慨，现在村子公共设施基本完善，排水、道路都做得比较到位，村民们住得也舒服了很多。“成果虽好，但过程并不轻松。”

“村庄建设的第一步，组织志愿者拆除散布在村中的猪圈、牛棚，为道路规划让出空间。”胡绍洲说，当时部分村民并不理解拆猪棚的意义，百般辱骂、阻挠，甚至躺在猪圈里和志愿者争执。为了作出表率，他“大义灭亲”，先从自家亲戚的猪圈开始拆起。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，拆除了自家叔叔百余平方米的猪圈。他说：“因为这事，叔叔大半个月没拿正眼看我，也不肯跟我说上一句话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村民们才真正认识到我们重建村庄的决心。”

经过一年多的文明生态村建设，次滩村拆除大小破旧房屋和猪舍牛棚83间，做了路面硬化，安装了路灯，建了次滩公园，打造了明星生态林、绿化村道和环村路，开辟了排球场和文化戏台。2014年，定安县还拨款40万元给次滩村建文化室。

“村庄不再破败，村民自然愿意建设。”胡绍洲介绍，在建设过程中，村庄建立“我爱次滩村”微信群，定期开展微信会议，让村民畅所欲言，说出各自的建议。

邻里乡情也在村庄建设中逐渐加温。2014年1月31日，在村民建设领导小组的组织下，首届“乡村新风尚”交流联欢活动在次滩村举行，村民们争相回乡庆贺。活动不仅邀请了歌手顾莉雅和导演李炎与村民同乐，还让村民在台上说起在外拼搏的点滴故事，将村民们的心聚拢在一起。

长期在外工作的村民胡照广感慨地说：“村里的景象，已和从前大不相同，道路、戏台……一切都是新

的。村民相聚话家常的情景，让人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。”

眷恋：自然学堂引客来

次滩村的成功改造，让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聚集于这座涅槃重生的小乡村。在胡绍洲看来，不该只把目光聚在改造的村庄风貌上，“它们只是一个载体，通过它们，让社会各界注意到了这个小乡村，也让离开的村民回到村中，才是最大的欣慰。”

为了攻克“乡村空心化”问题，次滩村开始了产业探索。村民建设领导小组认为：“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产业模式，既能留住村庄的生态，又能让村民持续发展，保持村庄的生命力。”

怎么样才能焕发活力？他们把寻找的脚步迈向生态之路。“我发现越来越多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并不明白米从何来，稻为何物，自然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片空白。”2016年，胡绍洲和胡诗泽等人成立了定安新竹次滩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，制定了打造“自然学堂”的发展思路。

胡诗泽解释，自然学堂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作为户外教室，通过亲子游戏体验，将城市儿童带到田野中。“在自然学堂中，水的蒸发和凝结、植物的生长和衰败、土壤的发酵和耕作等等知识都从教科书搬到了活生生的大自然教室，给孩子们一个立体的自然教育体验。”

去年开始，在胡诗泽的带领下，志愿者团队启动自然学堂亲子营，规划“都市菜园”项目，让城市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一起，半天在田里劳作，在林中“寻宝”，半天在村庄祠堂中写书法、念古诗。

“自然教育在这个时代很需要。”他说，对于游客来说，在自然教育中回归乡土，能让人思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，人与村庄的关系；而对于村民而言，村庄在生态中振兴，能把中国最具根基的传统文化流传下来。

2017年下半年，合作社得到政府支持，在“都市菜园”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“立体养殖鱼塘”“花田民宿”等配套设施，预计能带动20多家农户，合作社社员以其自有的房屋、土地等入股，由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、培训和品牌建设，积极帮助村民们升级经营理念，实现增收致富。

在新竹镇委书记陈小燕看来，乡村的振兴必须经过设计，复制和模仿是不够的，也必须把当代村民的生活放进去，重构乡村的美与生活。“未来，我们将支持村民建设领导小组，整合无公害绿色农产品、农耕体验、自然教育等乡村资源，将次滩村打造为可以吃、可以玩、可以学和可以回归的乡村。”



胡诗泽（左二）与自然学堂的志愿者教师在一起。